

大运河

2021年8月31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瑞珊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- 18 | 非遗——海兴南锣剧
- 19 | 花园——窗台丝瓜蔓
- 20 | 悦览——什么是人生

● 今日运河气象新 ●



水光
刘绍行 摄

跟着古诗
看运河

策划
沧州文研会
沧州晚报

连窝驿道中

清·王实坚

远林疏处片帆斜，
路近河干望转赊。
茅屋村村溪水上，
门前多半是芦花。

作者简介：王实坚，直隶吴桥人，工画墨竹，善诗文。

稻壳坝

宋灵慧

诗人王实坚是吴桥人。他行船至连窝驿，是率性游玩，还是探亲访友，已无从查考。不仅如此，就是容他落桨憩神的堤坝，是不是谢家坝，是否为糯米浆混灰土夯就，亦无从考究。

但我确定，运河自南而北行至此，豪爽地甩出个二百多米长的弯始终是在的。那弯钝钝的，无论置身堤左还是堤右，它都酷似清长的长捺，茁壮而不粗疏，拙朴又不至于灵动。

一道阔大的长坝拥着，一叶秀气的木船泊着，一位帅气的书生于船头或船尾，或立或卧，行道中的他，心如枝头的鸟。他目光跟河水一样，顺着堤坝由弯而直，一道甩出去。

诗人目光所及，景色并不甚佳。如国画的水墨点染，晕染一般，岸上是高高低低的树木，疏疏密密的林子。目光跳过浓密处，于疏疏落落的缝隙中，几片帆斜着，悠悠晃晃的，仿佛某个枝条上的叶子，为微风所拂。

脚下，河水是干瘪的。诗人只能让思想带着目光，让目光化为思想，转过比堤坝更远的弯，那是停泊思想的更远处。

思想里的景色果然美妙。茅屋连着茅屋，村庄连着村庄，丰丰盈盈的溪水，把村子屋子像珠子一般串联了起来。每一座茅屋门前，不管飞扬还是晃动的，多半是会思想的芦花。那芦花，一律无语。

用思想画画，无须浓墨重彩，无须渲染烘托，寥寥数笔，便形神气韵直抵人的魂魄。这不得不让人揣测，诗人难道是画家？的确，王实坚是一位画家诗人，诗人画家，工画墨竹。

实非佳景，却出妙意，这像极了与之

同朝的那位谢员外——屡屡决堤泛滥令百姓叫苦不迭的这道二百多米长的弯坝，居然催生了他糯米浆混了灰土夯实的灵感，他居然用糯米打败了石头，成就了运河铜帮铁底的传奇，从此这座堤坝叫谢家坝。

原来，谢家坝，这段沧州南运河上218米长的大坝，是生长诗思的神奇之地。

谢家坝，我去过好几次。每次把自己放进坝心，就觉得坝身是一枚大大的稻壳。我想，当年的王诗人以及来来往往骚客的诗情，就是这枚稻壳里的种子吧。

暂且，借用王诗人的思想画笔勾勒一下。沧州南运河从吴桥六屯到青县李又屯两百多公里，谢家坝这样的弯据说有好多个，那每一道坝就化作一枚稻壳的形神。这支画笔再幻化，成为巨椽一般，于运河空间一直延展。那么，北上北京，南下杭州，京杭大运河就成了中华大地上一枚硕大无朋的稻穗。它每一枚稻壳里，都饱蓄着绚丽的诗思。

就把自己放在谢家坝这枚稻壳里吧，隔着时空，跟王诗人拱手——你好，先生！且看，如你一样的先人所撒播的种子，如今将蓬勃成我大运河烂漫的春天。丰水，通航，游轮，画船，河灯，号子……一切的一切都会从诗里走出梦一样美的画卷。



登名楼·喝沧酒·唱大风

郭学青

一条运河，千年流淌。两岸烟火，生生不息。两岸，曾经有两座楼。南川楼，朗吟楼。如今，独留白云空悠悠。

跟白云有点关系的是朗吟楼。相传吕洞宾曾在江淮斩蛟、岳阳跨鹤，乘黄鹤驾白云飞越洞庭湖来到沧州，终日饮沧酒宿醉，做快乐神仙，曾云“三人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”。后人建楼，取此意，名为“朗吟”。

可能是凭着这股子仙气儿，此楼曾是古沧州城名胜之一，历代文人多有赞颂，如今虽湮灭已久，关于它的诗篇，仍为人称道，给运河平添了一抹风流雅韵。比如清代诗人傅王灿曾题诗《登朗吟楼》：“无边春水向东流，飘洒微风吹入楼。一带烟云接两岸，欲过荡漾泛泛舟。”晚清诗人阎符清曾题：“何处朗吟楼，城南古渡头。御碑传不朽，仙踪许长留。古树冰霜老，长河日夜流。苍茫无限意，恍对洞庭秋。”这光景让人恍然想起黄鹤楼，一样的仙人乘鹤而去，一样的借诗抒怀，长叹岁月无情，只是一个楼还在，一个楼已颓。沧州可否再现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？

比起朗吟楼，南川楼更有烟火气，它曾是盐运司的“招待所”。据宁波天一阁藏书隆庆版《长芦盐法志》记载，南川楼是长芦盐运司的官方建筑，最初建造的目的在于盐运司官员闲暇登眺，后毁于清初战火。

让南川楼名声大噪的是沧酒，就是传说中让吕洞宾宿醉的酒，当年南北往来的官商过沧州必到南川楼饮沧酒。清代沧州老乡、大才子纪晓岚在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写道：“水虽取于卫河，而黄流不可以为酒，必于南川楼下，如金山取江心泉法，以锡罍沉至河底取其地之清泉，始有冲虚之致。”“南川楼水所酿者，虽极醉，隔不作恶，次日亦不病酒，不过四肢畅适，恬然高卧而已。其但以卫河水酿者则否。”由此可知，当年南川楼附近一定是酒肆林立，而往来官商文人过此必要逗留一番，畅饮高吟无数。

一个醉倒过神仙，一个醉倒过才子，两座楼，遥遥相望，尽显沧州千年风流。如今我们空对岁月，不由生出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怅然。

2021年春天，大运河畔格外繁忙，沧州主城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如火如荼，南川楼、朗吟楼也要复建。3月份南川楼老城区开始搬迁，5月份工程开工，7月份封顶。这速度，与市民的关注度成正比。两楼均不是原址复建，而是在收集了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后，实施风貌展现，再融合现代商贸、文化交流等功能。两楼相距约200米，与运河“几”字弯隔河相望。片区双面环水，与周边片区构成完整的游玩线路，形成“两楼一街，北文南狮，百尺为形，千尺为势”的空间格局。同时，这里将保留一定的居住功能，成为一颗有烟火气和城市记忆的运河明珠。

沧州历史上有三大楼名扬天下，即清风楼、南川楼、朗吟楼，但历史上它们从没有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空里。清风楼复建于20世纪90年代，屹立于运河畔，早已成为沧州城市地标。21世纪，沧州三大名楼，自北向南，将依次为清风楼、朗吟楼、南川楼，三星拱月于大运河畔，成为沧州新的文化地标。

我们的乡愁终于有了具象表达，想象楼成之后的狂喜，不外元代诗人王旭路过沧州登上鲸川楼做的那首《大江东去·登鲸川楼》。

届时，我们可畅饮沧酒，宿醉不归，听大风把角声吹上月亮。

大江东去 登鲸川楼

元·王旭

飞楼缥缈，疑行云，势压鲸川雄杰。宾主落成登眺日，正是炎蒸时节。把酒临风，凭阑一笑，忘尽人间热。四围烟树，万家金碧重叠。休问去棹来帆，南南北北旅，欢会并离别。且向尊前呼翠袖，歌取阳春白雪。千古兴亡，百年哀乐，天远孤鸿减。酒阑人散，角声吹上明月。

作者简介：王旭（约公元1264年—1307年），字景初，东平（今属山东）人。以文章知名于时，与同郡王构、永年王磐并称“三王”。早年家贫，靠教书为生，足迹半天下，大德初曾到长芦。著有《兰轩集》。